

吉祥屋裡觀自在 訪膠彩畫家章銘月

菩薩行處 - 藝海禪舟
攝影、採訪：李若菡

伴月脅侍 悲憫有情結佛緣

淡水鎮巷弄裡的一棟小公寓頂樓，別有一方小天地，女主人在這蒔花作畫，一點也不感到暑日裡的煩悶與躁動。初見章銘月，即和我分享起她所栽種的盆栽，像孩童般天真地要我看看她驚奇的發現。一株素白小花像是脅侍菩薩，陪伴在佛像的旁邊，這是院子裡栽種的不知名小花，章銘月給它取了個名字，叫做「伴月草」。佛像微笑，伴月脅侍，和風緩緩吹送，女主人親切的招呼，爽朗的笑聲不時充滿整個屋子。

章銘月從小就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，看到慈祥的佛像，總會生起一股歡喜心。記得一次遠足，家人給了她十元，當時家中環境不佳，十元是一天的飯錢。然而，她卻認為錢拿去吃飯還是會餓，一尊小佛像卻可以讓她歡喜很久；於是，決定把錢拿去買一尊石膏灌製的小佛像。小小年紀的她，雖還沒有什麼具體的宗教情操，卻願意忍住飢餓買下小佛像，可以窺探出她肯為理想而堅持的精神。這種人格特質，也伴隨著她度過人生中的許多驚險波濤。



阿彌陀佛 夢中摩頂生堅持

說起章銘月的畫佛因緣，是一則很傳奇的故事，兒時懵懂對佛像產生興趣，而真正開始學佛卻是在高中時期。當時，聰慧早熟的她，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：「人從何來？又往何去？」赫然發現學校的體制，竟無法解決她想追求的答案。於是，毅然決定放棄升學，轉而投入社會工作。在一個機緣下，進入一家動畫公司工作。從未接受正規美術教育的她，一開始是半學習性質。主任見她工作態度認真嚴謹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；於是，在他的引薦下，學畫佛像。剛開始，她只把畫佛當作興趣，但命運的捉弄，卻讓她的工作始終無法長久，公司不是倒閉就是遭到祝融之災。因此，有一段時期只好以打零工維生，迫得她在生計與繪畫中做抉擇。一日夢中，金色的阿彌陀佛從黃色的光團中徐徐走來，慈祥地撫摸著她的頭，對

著她說：「無有恐懼，勇往直前！」夢醒時分，回想阿彌陀佛的話，感動地流淚不止，感嘆菩薩的悲憫，也堅定了繪佛的信心。

考驗總是一關接著一關，如同阿彌陀佛對她說的話：「無有恐懼，勇往直前！」章銘月憑著堅實的勇氣與信心，不停地闖關。體弱多病的她，曾病重到躺在床上無法動彈，骨子裡感到一種寒冰的刺痛，讓她感到孤單與絕望。但，由於平日對法的信心，只求憶念佛名，讓身心得到平寧。病苦讓她見到佛法的光明，在困苦中過關，也加深了對佛法的信心。



信仰不同 隨順因緣互扶持

章銘月，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卻嫁給了天主教徒，兩人彼此尊重，她陪他上教堂，他陪她去道場。雖然信仰不同，但兩人對宗教卻有著相同的態度—隨順因緣，互助扶持。章銘月感謝丈夫的一路相伴，照顧她的健康，也支持她的信仰，甚至鼓勵她繪畫創作。

一日，友人在美術用品社看到一套很漂亮的顏料，她看後，果然色彩鮮麗飽滿，想藉此畫佛供養。然而，這顏料造價高昂，一小瓶就要五、六百元，雖然生活不易，仍在丈夫的支持下，買下了一套。章銘月回家後調水畫畫，顏料卻怎麼也覆蓋不住紙面。詢問後，才知道這顏料叫膠彩，要用膠來調和色粉才能使用。於是，不懂膠彩的她，發揮了大膽的實驗精神，不停地參閱書籍，試驗調膠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一襲青衣思惟觀音，栩栩莊嚴，躍然紙上。從此，章銘月正式走入了膠彩繪畫的世界。

雖然自學膠彩成功，章銘月也曾經茫然，從未受過正規美術訓練的她，並不曉得什麼才是真正的創作？以前畫稿都只是描摹而沒有想過要創作，於是至學校進修。一日，在課堂上，老師要大家寫生花卉，從未正式習畫的她，第一次接觸素描，畫得很慢，慢到微含的花苞都盛開了，仍無法找到一個定位點。於是，回家找了一根香蕉來畫，反覆觀察香蕉的變化。蕉皮從微綠漸漸轉黃，甚至出現斑點，直到香蕉都快爛了，最後不得已停止描繪，把香蕉吃了。蘇守質老師聽了章銘月的描述，哈哈大笑地說：「妳已經見到箇中的滋味，可以不用來上課了！」這時，她對創作才漸漸有個清晰的輪廓。

持誦佛號 伏案描繪降煩惱

章銘月的畫有一種寧靜沉穩，她強調：「遇到煩惱時，更要持誦佛號提筆作畫，讓佛號與筆觸將心漸漸調柔，使身心趨於平靜。伏案勾描，是一種很高的專注，專注到連煩惱都打不進來。」然而，畫佛也是一種心境的展現，她常在自己的畫中，看見那個內心深處看不見的自己。

有一次，她伏案作畫，小孩帶同學到家中玩耍，團團圍著正在作畫的她。她以為自己定力夠，不會被這些小孩左右。沒想到，畫完之後，看見畫中的菩薩，有著煩躁的面容，這才明白自己的心緒早已被打亂了。畫圖，就像是在照鏡，在不斷的攬鏡自照之中，懺悔修正，調柔心性。畫裡的菩薩，慈眉地笑著，畫外的章銘月，也跟著笑了。

純淨白色 成就佛像妙莊嚴



魚籃觀音的創作，源起於一個與章銘月學畫的年輕女孩，她說：「我想要一幅漂亮的觀音。」章銘月思索菩薩的美，在於菩薩的慈悲與智慧所顯透出來的莊嚴，於是講了一則魚籃觀音的故事：「從前，在金沙灘這個地方，人民暴戾之氣很重。一日，一位妙齡女子手提魚籃走來，所有的人都被她的氣質與美貌所吸引，那裡的男子爭著要娶她為妻。這名女子卻開出了一個條件：『誰能在一個晚上就背誦出《普門品》的，我就嫁給她』。隔天早上，竟有二十多個人會背，她只好另作要求，若有人能在三天之內背會《金剛經》的，就嫁給他。然而，還是有十多個青年背了起來。於是，她再出一題，要是有人在七日之內，能把《法華經》七卷二十八品背會，即可託付終生。終於，有一位馬姓青年，在七日內背熟了整部的《法華經》。當馬郎高興即將迎娶女子為妻之時，卻傳來新娘暴斃的消息。喜事成了喪事，馬郎因此鬱鬱寡歡。後經一位和尚點醒，推開棺材一看，裡頭空空如也，才知那賣魚女子竟是觀音菩薩的化身。藉由這段善巧因緣，讓當地的人們發心學佛。」

女孩聽了故事後，歡喜地笑了，也成就了這幅白衣魚籃的誕生。章銘月喜歡用純白的顏色來描繪佛像，對她來說，白色，有一種純淨，如同菩薩清明的智慧與深邃的慈悲。於是，

一系列以白色為主調的佛像創作，因運而生。這張「阿彌陀佛」畫像，也是以白色盛開極致的蓮花為蓮台，阿彌陀佛安詳端坐在花蕊上，展現出菩薩的柔軟與輕盈。「白衣大士」，以古畫方式呈現的背景，慈眉觀音，低頭俯視觀看芸芸眾生。除此，以白色繪製的「白玫瑰」、「野薑花」草木花卉，素淨端嚴，有一種無暇與群芳爭艷之感。以白孔雀為主題的畫作——「神采」，是章銘月至日月潭孔雀園寫生時的作品，獲2007年台北綠水畫會膠彩比賽入選賞。白色孔雀回首顧盼，像是戀戀不捨自己亮潔的尾羽。

筆墨滿室 吉祥屋裡觀自在

「等待」，是一隻藍鵲棲息在飄黃的枝葉上，眺望遠方，也是章銘月作畫時心境的表徵。因為不斷地搬家，常有一種漂泊不定的感覺，就像這隻藍鵲，企盼有個依止的歸處。

如今，棲身在淡水一處小公寓的頂樓，雖然格局簡單，但花草盈滿，筆墨滿室，顯得樸實、悠然。安住於此方天地的章銘月，已擺脫早年的孤獨與寂寞，即使飄蕩，也願所行一切供養諸眾生。如同《陋室銘》中所說的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住在吉祥屋裡的章銘月，德馨遍滿，自在安然。